

9月22日 | 牛津 (Oxford)

一座沒有校門的大學：從「牛過河的地方」到夢幻尖塔之城



拉德克利夫圓樓（Radcliffe Camera）幾乎成了牛津的視覺代表。它看起來像一座紀念堂，其實一直是一座真正工作的圖書館。

牛津最容易讓第一次來的人困惑的一點，是「牛津大學到底在哪裡？」因為它不像許多現代大學那樣，有一扇大門、一片校園、一條校界。牛津大學（University of Oxford）其實像一張撒進城市裡的網：三十多個學院、各種系所、圖書館、博物館、教堂、禮堂與研究機構，全部和一般街道、商店、民宅交錯在一起。走在市中心時，很難說哪一刻是在『城市』，哪一刻又已經走進『大學』。

這也是牛津真正的魅力。它不是一座城市裡蓋了一所古老大學，而是城市和大學在九百多年裡互相擠壓、互相依賴、互相吵架，又互相成就。從中世紀學生為了一杯難喝的酒和居民打到六十多人死亡，到國王和教宗的宗教鬥爭、圖書館拒絕借書給國王、再到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與《哈利波特》借用這些真實古建築創造新的幻想世界，牛津最有趣的地方正是：它從來不只是『很古老』，而是不斷把古老東西拿來做新的事情。

先從名字開始：牛津原來真的就是「牛走過河的地方」

牛津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高深。古英語的「Oxnaford」大意就是牛群可以涉水過河的淺灘。今天這座城市和世界頂尖學術、諾貝爾獎、哲學、科學連在一起，但名字卻保留了一個非常日常的農業畫面：有人牽著牛，在河水較淺的地方過河。

這個地名其實很重要，因為它提醒我們：大學出現以前，這裡先是一個交通節點。牛津位在泰晤士河與切爾韋爾河附近，早期聚落與渡河位置、道路和防禦都有關。中世紀的牛津並不是為學生規劃的『大學城』，而是一座本來就有人買賣、做工、喝酒、祈禱、過日子的城市。

後來學者與學生一批批聚集進來，才逐漸在既有城市裡形成另一套權力系統。因此，牛津的故事從一開始就不是「學校自己發展」，而是兩群人共享同一片空間：一邊是城裡的居民與商人，一邊是大學的師生。英文後來乾脆用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來稱呼這兩邊——『城與袍』：城鎮居民是 town，穿學袍的學者則是 gown。

這會幫助理解整座牛津

今天看到一座學院大門旁邊就是咖啡店，再走幾步又是教堂和商店，不是因為現代城市『包圍』了大學；牛津本來就是這樣一起長大的。它從來沒有一個單一校園。

牛津大學沒有一個清楚的「創校日」

牛津大學自己也承認，它沒有一個可以寫在校慶蛋糕上的創校日期。目前最早可以確定的是，1096 年牛津已經有某種形式的教學活動。真正讓它迅速擴張的一個關鍵年份，是 1167 年。

那一年，英王亨利二世和坎特伯里大主教湯瑪斯 貝克特衝突惡化，英法關係也緊張。國王禁止英格蘭學生前往巴黎大學求學。原本在巴黎或準備赴巴黎的英格蘭學者只好回國或另找地方，牛津因此迅速吸收更多教師與學生。也就是說，世界最著名的大學之一，早期壯大竟有一部分是政治衝突與『不能出國念書』造成的。

到了十三世紀，牛津的學者已經形成較清楚的共同體，有校長、有規則，也逐漸取得法律地位。但這個大學仍然不像今天的學校。學生住在各種私人宿舍或稱為 hall 的學舍裡，老師自己招生、講課，生活管理鬆散，學生又年輕、常帶武器、喝酒，自然很容易和城裡居民發生摩擦。

學院制度，其實是為了解決一群學生太難管

牛津最令人混亂的學院制度，就是在這種中世紀環境裡慢慢長出來的。十三世紀開始，一些富有捐助者建立有固定資產、固定規章、固定住所的學術社群。大學學院、貝利奧爾學院與墨頓學院在 1249 到 1264 年之間成立，是最早的一批。

這些『學院』不是大學裡的系。今天一名牛津學生通常同時屬於三層：他是牛津大學的學生，也屬於某個學術系所，同時還是某一個學院的成員。系所負責課程、研究、講座與考試；學院則比較像學

術家庭，提供住宿、餐廳、社群與非常有牛津特色的小班導師教學。

這就是為什麼牛津看起來像幾十所小型學校被塞在同一座城市裡。每個學院有自己的門、庭院、餐廳、教堂、圖書館和歷史；但最後學位不是學院頒發，而是由牛津大學頒發。如果把牛津大學想成一個聯邦，而學院像具有高度自治的成員單位，會比較容易理解。

城與袍最慘烈的一次衝突，竟然從一杯難喝的酒開始



赫特福學院的「嘆息橋」。牛津學院不只在城市裡，它們甚至會跨過一般街道，把不同院區連在一起。



拉德克利夫廣場周圍幾乎就是牛津的縮影：學院、教堂與大學圖書館彼此只隔幾步。

1355 年 2 月 10 日，也就是聖思嘉節那天，幾名學生在酒館嫌酒太差，和酒館老闆吵了起來。若當時城市和大學關係良好，這可能只是普通酒醉爭執；但幾十年累積的土地、租金、治安與司法權衝突，讓小事迅速變成全面暴力。

居民與學生各自召集人馬，最後變成持續數日的武裝衝突。牛津大學教堂的官方歷史記載，六十三名學者死亡。事情結束後，大學反而從王室得到更強權力，城市被迫賠罪。此後每年聖思嘉節，牛津市長甚至必須赤腳走到聖瑪麗大學教堂（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），支付罰金。這種儀式延續了數百年。

所以今天走在安靜的學院石牆之間，很容易忘記這裡的歷史並不總是優雅。中世紀大學是一個享有特權、又有自己司法權的外來共同體；城裡人需要替學生提供食物、住宿與服務，卻又常覺得大學權力壓過地方。牛津之所以形成今天這種特殊自治結構，很大一部分就是從這種長期衝突裡長出來的。

昨天在赫佛開始的宗教改革，今天會在牛津看到它最殘酷的一面

這一段故事和我們前一天在赫佛城堡讀到的安妮 博林與亨利八世，其實是同一條歷史線。亨利八世脫離羅馬後，英格蘭宗教方向在接下來幾十年反覆擺盪。他的兒子愛德華六世推動更強烈的新教改革；女兒瑪麗一世即位後，則試圖恢復天主教。

牛津因此成為宗教衝突的重要舞台。1555 到 1556 年間，三位著名新教領袖——休 拉蒂默、尼古拉斯 里德利與坎特伯里大主教湯瑪斯克蘭麥——在牛津受審。他們被關在北城門的博卡多監獄，最後在今天寬街（Broad Street）附近被活活燒死。

其中克蘭麥的故事尤其戲劇化。他曾在壓力下撤回自己的新教立場、重新承認天主教，理論上似乎有機會保命；但之後他又公開否定自己的撤回，最終仍被處死。今天寬街路面有一個十字標記火刑位置，附近則有十九世紀建造的牛津殉道者紀念碑。

這使牛津的宗教歷史和赫佛形成非常直接的連續：在赫佛，我們看到一段王室婚姻如何把英格蘭推離羅馬；到了牛津，我們看到二十多年後，普通學者、主教與大主教如何真的用生命承擔這場宗教轉變的後果。

博德利圖書館：一本書進來之後，連國王都不能借走



博德利圖書館（Bodleian Library）的歷史像牛津本身一樣層層疊加：中世紀圖書室、托馬斯 博德利的重建、書籍收藏，以及後來不斷向地下和新館擴張。

如果要選一個最能代表牛津精神的地方，博德利圖書館可能比任何學院都更合適。牛津最早的專用圖書室大約在 1320 年設於聖瑪麗大學教堂；十五世紀又因格洛斯特公爵韓福瑞捐贈大量書籍，興建了今天仍存在的韓福瑞公爵圖書館（Duke Humfrey's Library）。

但宗教改革期間，這座圖書館差點被毀掉。1550 年，當局為清除被視為天主教迷信的書籍與圖像，大量館藏被移走，有些甚至焚燒。曾經非常珍貴的中世紀學術收藏，幾十年內幾乎被掏空。

真正把圖書館救回來的人，是外交官兼學者湯瑪斯·博德利爵士（Sir Thomas Bodley）。他自己出錢重建、購書，1602 年重新開館。1610 年，他又和倫敦出版業者達成協議，使圖書館有權取得英格蘭出版書籍的副本，這後來發展成今天的法定送存制度。書越來越多，牛津從此遇到一個至今仍沒完全消失的問題：書到底要放哪裡？

博德利還堅持一條著名規矩：館內書籍不外借。1645 年，就連國王查理一世想借一本書，也被拒絕。更早時許多書甚至直接用鐵鏈鎖在書架上。這聽起來很浪漫，但在沒有暖氣、沒有電燈的年代，讀書其實相當辛苦：圖書館直到 1845 年才有暖氣，1929 年才裝人工照明。

牛津式的權威，很容易從這個故事看出來

國王可以統治國家，但在博德利圖書館裡，規矩就是規矩。這種對制度、傳統和學術自治近乎固執的態度，也是牛津歷史中很鮮明的一條線。

一間十五世紀考場，六百年後成了霍格華茲醫院



神學院（Divinity School）建於 1424–1488 年，是牛津大學最古老的教學空間與早期考場。天花板不是電影佈景，而是真正的晚期哥德石雕。

神學院本來是用來講授神學和舉行考試的地方。它最令人難忘的是滿天花板的石質扇形拱頂與雕刻。這種空間原本是在向進入其中的人宣告：知識、宗教與大學本身都具有莊嚴性。

幾百年後，電影製作團隊幾乎不需要再加太多東西，就能把它變成幻想世界。《哈利波特》電影把神學院用作霍格華茲醫院場景；樓上的韓福瑞公爵圖書館則成為霍格華茲圖書館。換句話說，哈利波特世界讓人覺得『古老而有魔法』，很大程度不是電影設計師憑空創造，而是因為牛津真實的中世紀學術建築本來就有這種力量。

這也是牛津和哈利波特關係最有趣的一點。它不是一座為電影搭建的主題樂園，而是一個真實古老到足以讓幻想世界借用的地方。當

知道這些房間原本是學生考試、查書、受訓的空間，電影反而變得更有意思：霍格華茲的『學校感』，其實直接借用了牛津真實的大學生活記憶。

拉德克利夫圓樓：為什麼一座圖書館會成為牛津最像紀念碑的建築？



拉德克利夫圓樓建於 1737-1749 年，是英國第一座圓形圖書館。Camera 不是相機，而是拉丁文的「房間」。

十八世紀名醫約翰 拉德克利夫（John Radcliffe）去世後留下巨額遺產，指定用來建立新的科學圖書館。建築師詹姆斯吉布斯設計出這座巨大圓形建築，1737 年動工，1749 年正式開放。

它的外形刻意不像普通實用建築。圓柱、巨大的圓頂、完整的對稱比例，使它看起來更像一座古典紀念堂，彷彿在說：知識本身值得一座像神殿一樣的建築。

1860 年後，拉德克利夫圖書館併入博德利體系，名稱逐漸改成今天的拉德克利夫圓樓。英文 Camera 在這裡源自拉丁文『房間』，和照相機沒有關係。今天它仍然是一座工作的圖書館，而且地下有通道連到博德利舊館。所以我們拍照時看到的是牛津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，但裡面真的還有人在讀書。

基督堂學院：昨天安妮 博林的故事，竟然也會追到這裡



基督堂學院（Christ Church）的禮堂樓梯。電影《哈利波特》曾在這裡取景；但真正使這棟建築有意思的，是它與沃爾西、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的直接關係。

基督堂學院是牛津最戲劇性的學院之一。它最初並不叫基督堂，而是紅衣主教湯瑪斯 沃爾西（Cardinal Thomas Wolsey）在 1525 年創立的『紅衣主教學院』。沃爾西是亨利八世最有權勢的大臣，也正是那位被國王要求想辦法解決與凱薩琳王后婚姻問題的人。

這就和我們前一天赫佛的故事直接接起來。沃爾西最大的政治失敗，就是沒能替亨利八世取得他想要的婚姻取消。1529 年沃爾西失勢時，他正在牛津蓋的宏偉學院也還沒完成。亨利後來乾脆把項目接過來，1546 年重新建立為基督堂。

因此，一座今天常被觀光客當成『哈利波特學院』的地方，其實本身就是安妮 博林婚姻危機留下的實體痕跡。如果沒有那場王室婚姻爭議，沃爾西的命運可能不同，這所學院甚至可能會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。

基督堂還有一個全英格蘭都很少見的雙重身分：它既是一所牛津學院，又包含牛津教區的主教座堂。也就是學生的學院教堂，同時又是一座正式大教堂。這種奇特結構正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年代重新安排教會組織的結果。

同一間大廳，既有亨利八世，也有愛麗絲夢遊仙境

基督堂大禮堂在 1520 年代就已完成，幾乎從十六世紀一路使用到今天。牆上掛著歷代名人肖像，最前方甚至有創辦者亨利八世。這些學院餐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霍格華茲，但更有趣的是，它們真的每天仍然是學生吃飯的地方。

十九世紀時，一位本名查爾斯 道奇森（Charles Dodgson）的數學講師在基督堂任教。他後來用筆名路易斯 卡羅（Lewis Carroll）寫作。1856 年，他認識新任院長亨利 利德爾一家；和院長女兒愛麗絲 利德爾（Alice Liddell）以及她的姊妹相處，最後催生出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。



路易斯卡羅其實是牛津數學教師，而不只是童話作家。他還是一位很認真的攝影家與邏輯研究者。



今天看到的樓梯版本主要來自 1805 年，扇形拱頂則完成於 1638 年；古老感本身也有不同年代疊加。

所以基督堂特別像牛津的縮影：亨利八世、宗教改革、學院日常、數學、童話、電影，全部出現在同一組建築裡。牛津最迷人的地方往往就是這種時間重疊——一個地方不會因為進入現代就失去舊故事，反而是不斷把新故事加上去。

嘆息橋：其實它沒有一個很悲傷的故事



赫特福橋（Hertford Bridge）通常被暱稱為「嘆息橋」。它跨過新學院巷，把赫特福學院兩邊的建築連起來。

牛津很多景點的名字聽起來比真實故事更浪漫。『嘆息橋』就是一個好例子。它正式叫赫特福橋，建於二十世紀初，目的很實際：赫特福學院兩部分被街道分開，需要一座橋讓人不用下樓過馬路。

因為外形讓人聯想到威尼斯著名的嘆息橋，暱稱才逐漸流行。它並沒有囚犯走過橋去受刑的悲劇背景。但這座橋很能代表牛津城市和學院彼此交纏的方式：一所學院連自己內部移動，都可能需要直接跨過一條公共街道。

阿什莫林博物館：十七世紀的人第一次覺得，普通公眾也可以進來看「世界的奇物」



阿什莫林博物館（Ashmolean Museum）今天位於博蒙特街。它的歷史始於 1683 年，是英國第一座公共博物館，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學博物館。

1683 年，阿什莫林博物館正式開放。它最革命性的地方不是藏了多少寶物，而是從一開始就讓一般公眾進入。十七世紀把學術收藏公開給陌生人觀看，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做法。

最初的收藏來自收藏家伊萊亞斯 阿什莫爾，以及更早的特雷德斯坎特父子。他們把植物、動物、岩石、人造物和海外帶回的奇珍混在一起，形成當時所謂的『奇珍櫃』。藏品裡甚至曾有渡渡鳥標本，也有蓋伊 福克斯的燈籠。

博物館最早並不在今天這棟樓，而在寬街一棟現在成為科學史博物館的建築裡。除了展示收藏，裡面還有化學實驗室和教學空間。所以從一開始，它就不是純觀光博物館，而是『收藏、研究、教學、公眾參觀』四件事混在一起。

這種模式今天看來非常熟悉，但在 1683 年很新。某種程度上，牛津不只是創造大學制度，也參與創造我們今天理解『博物館』的方式。

從《愛麗絲》到托爾金：為什麼牛津特別容易長出幻想世界？

牛津和文學的關係遠不只路斯卡羅。J R R 托爾金（J R R Tolkien）和 C S 路易斯（C S Lewis）都曾在牛津教學與研究。托爾金創造《魔戒》的中土世界，路易斯寫出《納尼亞傳奇》。這兩位作家還是朋友，會和其他文學同好定期聚會討論作品。

很難證明牛津的哥德尖塔、古老圖書館和學院餐廳『直接造成』這些幻想作品，但生活在這種環境裡，確實意味著中世紀語言、神話、宗教、古典文學與古老建築不是抽象教材，而是日常周圍的東西。托爾金本人就是語言學者，研究古英語與中古文學；路易斯則是文學學者和基督教思想家。

到了二十一世紀，《哈利波特》電影又反過來借用牛津。這形成一個很有趣的循環：牛津長期培養研究古典和中古世界的學者，這些學者創造現代幻想文學；後來電影再回到牛津真實的古建築，替新的幻想世界尋找視覺語言。

「夢幻尖塔之城」不是一句旅遊廣告，而是一位十九世紀詩人的牛津記憶

牛津最著名的綽號之一是「夢幻尖塔之城」。這個形象和十九世紀詩人馬修 阿諾德（Matthew Arnold）密切相關。他筆下的牛津是一座由塔樓、圓頂、教堂尖塔與學院屋頂組成的城市輪廓，帶著學術、青春、記憶與某種和現代世界保持距離的氣質。

但真正走在街上會發現，所謂『夢幻』其實不是只有美。尖塔旁邊有宗教衝突的火刑十字，有學生活活被打死的歷史，有被宗教改革燒掉的書，也有權力鬥爭失敗後留下的未完成學院。牛津之所以讓人覺得有厚度，正是因為美麗建築並沒有把這些衝突擦掉。

所以到牛津時，不妨把它想成一座巨大而沒有封面的書。每條街都可能是不同章節：中世紀大學、宗教改革、科學革命、帝國、文學、學生生活、現代電影。我們不需要一天把它『讀完』，但只要抓到幾條線，城市就不會只剩下漂亮石頭。



拉德克利夫圓樓

拉德克利夫圓樓



嘆息橋

嘆息橋

讀完再去，牛津真正值得看的也許不是哪一棟最漂亮

牛津的魅力其實是一種關係。拉德克利夫圓樓如果單獨看，只是一棟漂亮古典建築；知道它是一位名醫死後留下的圖書館，又和數百年博德利館藏在地下連成一體，它就突然有了生命。

神學院如果單獨看，只是一個華麗天花板；知道它曾是中世紀教學與考試空間，後來又成為霍格華茲醫院，它就同時屬於十五世紀和二十一世紀。基督堂樓梯如果只因《哈利波特》而有趣，其實太可惜；因為再往前一層，它還連著沃爾西失勢、亨利八世和安妮 博林的婚姻危機。

甚至一座博物館也一樣。阿什莫林不是『免費可以進去看古物』而已，而是十七世紀有人第一次認真實驗：如果把世界上的奇物收集起來，不只讓少數貴族欣賞，而是讓公眾也能進來，會發生什麼？

最後，牛津最值得帶走的也許就是這種感覺：這裡並不是因為老，所以停在過去；恰恰相反，它最厲害的地方是一直把過去拿來使用。中世紀房間仍然上課，十八世紀圖書館仍然有人讀書，十六世紀餐廳仍然有人吃飯，古老樓梯又出現在現代電影裡。歷史在這裡不是背景，而是一件每天還在被使用的東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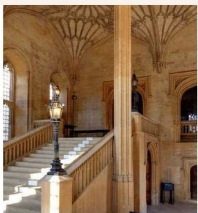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到了牛津只記得一件事

不要一直找『牛津大學在哪裡』。從你開始走進那些窄街、學院門口、圖書館、教堂與石牆之間的那一刻起，你其實就已經在牛津大學裡了。



神學院

神學院



基督堂學院

基督堂學院



阿什莫林博物館

阿什莫林博物館

主要資料來源

- 牛津大學官方歷史：1096 年已有教學、1167 年巴黎禁令後迅速發展、最早學院、宗教與政治爭議等。
- 牛津大學官方學院制度資料：牛津沒有單一校園，學生同時屬於大學、學術系所與學院；學院負責社群及大量導師教學。
- 博德利圖書館官方歷史與參觀資料：韓福瑞公爵圖書館、1550 年宗教改革時館藏遭清除、湯瑪斯 博德利 1602 年重建、法定送存、拒絕查理一世借書、拉德克利夫圓樓、神學院及哈利波特取景。
- 聖瑪麗大學教堂官方歷史：1355 年聖思嘉節『城與袍』暴動，以及六十三名學者死亡和後來市長年度賠罪儀式。
- 阿什莫林博物館官方歷史：1683 年開館、英國第一座公共博物館與世界第一座大學博物館、特雷德斯坎特收藏與早期奇珍櫃。
- 基督堂學院官方資料：沃爾西 1525 年創建紅衣主教學院、1529 年失勢、亨利八世 1546 年重新建立基督堂，以及大禮堂、樓梯、路易斯卡羅與愛麗絲利德爾的故事。
- 阿什莫林英國考古資料：牛津殉道者在瑪麗一世時期受審、囚禁與被處火刑的歷史。

圖片以牛津大學、博德利圖書館、基督堂學院、阿什莫林博物館及公開牛津建築圖像為主。所有圖片均在嵌入 PDF 前先縮小與壓縮，以保持適合透過 LINE 傳送的檔案大小。